



十六

18
214
16



門 18
號 214
卷 16

時務報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第十六冊

光緒二十九年
丁九日
時務報

時務報第十六冊目錄

論學校五 變法通議三之五

幼學

新會梁啟超撰

戒纏足會叙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盛京卿 宣懷 自強大計舉要臚陳摺 附片二件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英國商務公所長倡言中國進口稅之宜加 論中國為各國所垂涎 英文宜

通行地球說 論中國以地獻英 美國水師 太子受窘 德相洩露機密二

則 論德相洩露機密 論德國不接華使 日本將設義船 日本紡紗錠數

牌記注册 兵船漆色迷目 審斷喀律致死事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俄國外政大臣魯馬能務王事畧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邊事論續第十五冊 論東洋銷煤大局 論俄人性情狡詐 東部西伯

利亞情形 英以和局為國是 巴黎飛信傳英機心 英國海軍 德國欲大

更革陸海軍 日人將興國民義勇艦隊 論日本外務大臣 義火可握國記

特蘭斯什耳國產金額數 印度棉花情形 朝鮮大臣游歐美有感

重譯富國策 續第十五冊

通正齋生譯述

論學校五

變法通議三之五

幼學

新會梁啟超撰

西人每歲創新法製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絕若此嗚呼殆天之降才爾殊哉顧吾嘗聞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學於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於彼其居學數歲裒然試舉首者往往不絕人之度量相越蓋不遠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啟超曰春秋萬法託於始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吾嚮者觀吾鄉塾接語其學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不可嚮邇退而僂焉憂愀然思無惑乎鄉人之終身為鄉人也既而游於它鄉而它縣而它道而它省觀其塾接語其學究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舉無以異於嚮者之所見退而瞠然茫然皇然曰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其消磨於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者何可勝道其幸而獲免焉者蓋萬億中不得一二也顧炎武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梁啟超曰強敵權奸流寇舉無足以亡國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愿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學究始

古之教學者不可得見矣顧其為道散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記者若曲禮若少儀若

保傅若學記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職。何其詳也。吾未克游西域。觀於其塾。與其學究。顧嘗求之於其書。聞之於其人。其與今日之中國。何相反也。其爲道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強。易於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爲歌謠。易於上口也。多爲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強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爲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扑教。使無傷腦氣。且養其廉恥也。父母不得溺愛荒學。使無棄材也。學究必由師範學堂。使習於教術。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傳。四年之間。其欲爲士者。卽可以入中學。勿專門以名其家。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畧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跡。其學足以爲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歷。而卽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中國則不然。未嘗識字。而卽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卽強之爲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据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牀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夫大學之道。至於平天下。中庸之德。極於無聲臭。此豈數齡之學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萬一能解也。則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猶然授之。是毆其子弟。使以學爲苦。而疾其師也。學究之言曰。童子入學之始。必使誦經。俾知聖教。如梁氏言。是蔑經也。非聖也。吾姑弗與辨。吾但羣天下之學究。與黨於學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經以教爲心者。有諸乎。則非吾之所敢云也。其誦經也。試題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來耳。假使以佛教取士。吾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黌序。而四書六經。無過問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同一禮記。而喪服諸篇。誦者幾絕。豈不以應試之無取乎此哉。夫以先聖制作之精。經緯之詳。乃僅供此輩賤儒竊取甲第。武斷鄉曲之用。夫誰爲蔑經而誰爲非聖矣。古人之爲教也。由淺而深。由粗而精。今則不然。先後倒置。進退逆行。故四書六經者。大道之所在。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而麥菽始辨。卽以授之。及其長也。而授之以八股試帖。則文士之餘耳。又其長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摺。則鈔胥之役耳。苟卿曰。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今則不然。始於爲聖人。而終於爲鈔胥。豈不恫哉。然

持此以責賤儒。賤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為其科第計。而必授學之始。責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學。而反於其所能解者。而撥置之。其操術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為全體學者。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為前五識。意為第六識。小腦一成一而難變。大腦意根為第七識。第六識即小腦也。第七識即大腦也。屢澆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性主任。以鏡入其事順。其道通。故靈記性主回。如返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為主。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強記。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異於物者。為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為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為其無所記。則無以為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恆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謂善悟者。指此非盡棄記性也。然其所記者。實多從求悟得來耳。不可誤會。記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為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觀烹水而悟汽機。觀引芥而悟重力。侯夫勒約翰。近談天一書。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見談天首侯中國之教人。即其所著。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宮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考据。字字有來歷。其課學章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堅定也。雖然

人之姿稟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為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願初合。思从心。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畧矣。而其勢甚順。童子之所甚樂。今舍此不為。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強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說。謂之導腦。由後之說。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強。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絕也。雖然。近世之專以記誦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讀書固為科第也。誦經固為題目也。自考。試局院搜檢之例定。而塾中吟嚶占畢之聲。懼其一二字之遺忘。而畢生之所願望者。將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觀學子得第之後。曾無一人復以記誦為事者。故知其初意。專為如是也。曰。然則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義理。以助其記也。曰。彼其所誦之書。事物義理。非數齡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則彼胡不易一書而教之。曰。凡書而非考試所有事者。可無讀也。故窒腦之禍。自考試始。未完

戒纏足會叙

新會梁啟超撰

眼耳鼻舌手足受諸天受諸父母有一不具若殘缺者謂之廢疾謂之天之僂民古王之制刑也爲劓爲剕爲劓將以天僂僂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猶或譏之惡其傷天而殘人類也男女中分人數之半受生於天受愛於父母匪有異矣雖然人類之初起以力勝者也力之最懸絕不相敵而大勢最易分者莫如男女故男子之強悍者相率而倡扶陽抑陰之說盡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類相待是故塵塵五洲莽莽萬古賢哲如鯽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爲女子計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日充服役二日供玩好由前之說則秦之若犬馬由後之說則飾之若花鳥稟此二虐乃生三刑非洲印度以石壓首使成扁形其刑若黥歐洲好細腰其刑若關木中國纏足其刑若斲脛三刑行而地球之婦女無完人矣纏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論之其必起於汗君獨夫民賊賤丈夫苟以恣一日之欲而敢於冒犯千世之不韙其行事則商受之剖孕斲涉其居心則劉鋹之鬥獸戲蛇以孔教論所謂作俑其必無後以佛法論所謂地獄正爲此人嗟夫天下事良法每憚於奉行而謬種每易於相襲以此殘忍酷烈輕薄猥賤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擇其婦夫君以此寵其妻齟齬未易已受極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瘍充斥膿血狼藉呻吟弗顧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嗥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昇而後

行雖獄吏之尊無此忍心卽九世之讎亦報不至是顧乃以骨肉之愛天性之親狗彼俗情爲此荼毒嗚呼可不謂愚人哉可不謂忍人哉昔五季兩宋之間此風雖盛然猶不過教坊樂籍用以飾狐媚博纏頭蔡涎所浸禍極今日世胄豪富競相夸尚良家清裔視爲固然刑戮其所生而不以爲怪倡優其門戶而不以爲恥匪直不可聞於鄰國乃真所謂失其本心豈人之性惡耶所習者然耳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戮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爲人弱也吾聞之春秋之義以力陵人者據亂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無是矣地球今日之運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惡風漸銷而天然之公理漸出非洲印度之壓首歐洲之細腰今其地好義之士各合羣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將變矣而吾中國滿蒙舊俗幸未染此 后妃崇貴同履依然 世祖章皇帝制作之聖人也順治十七年特下 制書普諭海隅痛改積習其爲法也其女若婦有抗 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大哉 王言將救此一方民矣徒以舊汗太深奉行不力沿謬蹈敝仍數百年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於是豪傑之士毅然思所以易之者雖然持藻火以入裸國則獲

落而無容。懸隻柱以砥橫流。則力薄而易敗。故斯義雖立。而不變爲難。順德賴君。躬彤陳君。默庵今之人傑也。鑒此魔習。誓救衆生。廣集羣才。力闢宏會。義取易簡。例必謹嚴。昏姻相通。故相攸可無他虞。婦學繼開。則風流將以益廣。振臂一呼。而同志谷應者已數百戶。嗚呼。豈非人心所同然。天理所可信者邪。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就。海內翕如也。三十年後。吾神明之裔。必有二萬萬人。奉兩君而尸祝之者。世之君子。請懸吾言以俟之。

諭旨恭錄 謹遵官書局彙報恭錄
凡有脫誤未敢擅擬

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編修馮恩崐等呈請已故大員勲勞卓著請將事跡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左副都御史薛福成前在浙江甯紹台道任內勤求寔政功德在民嗣充出使大臣辦理中外交涉事件悉臻妥協着將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硃筆準良補授詹事府少詹事欽此又奉 硃筆載夔補授通政使司副使欽此二十一日太常寺題十一月初三日祭先醫廟奉 旨遣溥善行禮兩廡遣莊守和李德昌各分獻欽此又題十一月十七冬至大祀 天於圓丘奉 旨朕親詣行禮四從壇遣立瑞鍾秀德壽恩慶各分獻欽此二十三日奉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本年秋禾被水災歉較輕州縣懇恩蠲緩糧租一摺本年順天直隸各屬被水災歉本日業經明降諭旨將災重各地方糧租分別蠲豁其被災較輕各州縣收成歉薄若將應徵地丁錢糧等項照舊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着照所請所有通州辛集等三村成災五分賈各庄等四村歉收四分沙窩等四十

三村歉收三分清苑縣劉家口等十村成災五分邵孟庄等十六村歉收四分東臧村等七村歉收三分河間縣劉于家務等六村成災五分鄭艾孔家務等四十六村歉收四分杏杭等二十四村歉收三分東光縣范家隄等四十二村成災五分冷飯店等一百九村歉收四分郭啞叭庄等一百二十九村歉收二分滄州吳家坊庄等十七村成災五分朱子丁家庄等九十一村歉收四分李八撥庄等五十六村歉收三分南皮縣安家窪等十一村成災五分東關等六十二村歉收四分門家堂庄等一百九村歉收三分玉田縣周家鋪等十一村成災五分小呂庄等三十二村歉收四分宋家子等七十二村歉收三分武強縣邵北召什等四村成災五分豆村城裏等五村歉收四分張沙窪等十七村歉收三分以上八州縣成災五分村庄應徵本年地丁錢糧照例蠲免十分之一如有未被災以前花戶長完之項准抵下年正賦蠲贖之項自光緒二十三年秋後起分作二年帶徵其未完節年地丁錢糧及例無蠲免之本節年旂租同歉收四分村庄應徵本節年地丁錢糧各項旂租並歉收三分村莊應徵節年地丁錢糧各項旂租均着緩至光緒二十三年秋後啟徵凡有應徵屯米穀豆草束竈課學租旂產錢糧及海防經費河道錢糧備備軍餉暨廣恩庫租通津二幫屯租均照民地之例分別蠲緩帶徵其有出借倉穀籽種口糧牛具暨兵部馬館租鑾儀衛租帶徵租一體緩至光緒二十三年秋後啟徵並分別減免差徭香河縣高坨子等十一村歉收四分前套等三十二村歉收三分安肅縣大辛庄二村歉收三分任邱縣白家庄等十村歉收四分西劉家庄等十四村歉收三分交河縣大小孟小營等五村歉收四分四常巷等十四村歉收三

分景州北關等九村歉收四分東庄子等三十一村歉收三分吳橋縣丁家窪等八十四村歉收四分小齊庄等十三村歉收三分鹽山縣仁和村等十九村歉收四分刁家莊等四十九村歉收三分慶雲縣大淀庄等五村歉收四分前吳家店等五村歉收三分無極縣龍泉固等四村歉收四分西漢村等三村歉收三分唐山縣南汪店等六村歉收四分南寺庄等十五村歉收三分內邱縣金提店等四村歉收四分魏家屯等十村歉收三分任縣李家屯等五村歉收四分羅家屯一村歉收三分大名縣佃東等五村歉收四分生庄等九村歉收三分豐潤縣王家庄等四村歉收四分尖子沽等九村歉收三分武邑縣前後五更庄等三十九村庄歉收四分張葛庄等四十三村歉收三分安平縣劉家店等七村歉收四分石家店等十三村歉收三分以上十六州縣歉收三四分村庄應徵本年地丁錢糧各項旗租歉收三分村庄應徵節年地丁錢糧各項旗租並屯米穀豆草束竈課學租旂產錢糧及海防經費河道錢糧備備軍餉廣恩庫租通津二帮屯租兵部馬館租鑾儀衛租帶徵租並出借倉穀籽種牛具等項均着一體緩至光緒二十三年麥後啟徵並減免差徭以紓民力餘着照所議辦理該督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欽此奉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開州等州縣災歉情形請分別蠲緩糧賦一摺直隸開州東明長垣三州縣濱臨黃河村庄本年秋禾被水災歉若將應徵糧賦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着照所請所有開州高村集等十一村成災八分渠村集等六十七村成災七分大街村等十七村成災六分庄寨等二十三村成災五分雙河嶺等十三村歉收四分東明縣李

青莊等六十六村成災七分茆河等三十村成災六分高堽等十九村成災五分庄寨等十村歉收四分長垣縣任雙祿等一百十九村成災八分温寨等六十四村成災五分扈油房等二十二村歉收四分蔣油房等二百四十五村歉收三分以上各州縣成災五六分村庄應徵本年錢糧着蠲免十分之一成災五七分村庄應徵本年錢糧着蠲免十分之二成災八分村庄應徵本年錢糧着蠲免十分之四其成災五六七分村庄應徵本年錢糧着緩至光緒二十三年秋後起分作二年帶徵成災八分村庄蠲贖錢糧着緩至光緒二十三年秋後起分作三年帶徵如有未被災以前花戶長完銀兩准抵下年正賦又各災村應完節年錢糧歉收四分村庄應完本節年錢糧並歉收三分村庄應完節年錢糧均着緩至光緒二十三年秋後啟徵其出借倉穀等項着一體緩徵並分別減免差徭以紓民力餘着照所議辦理該督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無任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盛京卿 宣懷 自強大計舉要臚陳摺附片二件

奏為自強大計當舉其要謹就管見臚陳梗概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海防事起中外上下競言自強謹論嘉謨日有獻納上年經日朝之釁蓋臣志士益慨然於強弱利鈍之故欲盡取歐洲之新法變易華夏之舊習 朝廷深維至計舉其大者遠者於是有創辦南北鐵路之役顧臣以為鐵路者所以速徵調通利源為自強一端非幹路既成即可坐而俟其強也泰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

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徵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日言練日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臣頃蒙 召對畧陳愚慮嗣軍機大臣復奉 旨傳詢俾罄蠡管窺測之微仰見 聖人兼聽並觀邇言是察不揣愚昧謹以三事爲我 皇上條析陳之

一曰練兵之要中國三代寓兵於農唐宋以降專用召募兵民久分各國皆然近年東西諸國兵制皆由募兵而復爲徵兵世變所趨中國豈能獨不然哉顧今日既糜餉千餘萬以養無用之綠兵復糜餉千餘萬以養有用之練勇髮捻平定二三十年所謂有用之勇一旦臨敵其債事與綠兵等方事之棘各路添募倉猝成軍臣所目覩多有不能持槍施放者蓋募兵一事無賴亡命兼收並蓄來無所考其弊一少壯從軍衰老除汰去無所歸其弊二聞警增募類驅市人不教謂棄其弊三事定遣散多爲盜賊遂貽民害其弊四近者議裁綠營而減兵不能汰官議建洋操而餉重不能多練況勇餉與兵餉不同新勇與舊勇餉復不同餉厚者不免相矜餉薄者自甘廢弛軍制愈紛餉力愈絀兵氣愈弱現除京營外各省實存綠兵練勇八十餘萬人更新而不去舊無此財力制兵而不畫一非善治軍宜將天

下畫分十鎮海疆邊疆爲重腹地僻地爲輕堅強樸實之地多徵膏沃柔脆之區少選參酌西法簡練新兵三十萬人就各鎮形勢輕重差等兵數多寡徵選戶籍可稽未經罪犯年在二十以上二十五以下體質身軀合格者錄爲常備兵入營教練期以三年退爲豫備兵亦期三年退爲後備兵亦期三年退爲民兵期以五年除其兵籍自豫備兵以下平時在家服農有事以次徵集豫備兵每年一次召集屯營與常備兵合操後備兵每年一次召集便宜地方使之演習皆視道里遠近給路費民兵不集操在籍者皆免本戶徭役每歲十月由各鎮揀派選兵官分赴各屬會同州縣驗選合格者註於籍隨時徵充常備壯者入營而老者退籍老者退而壯者又復入營歷三年而一兵之餉得二兵之用歷六年而一兵之餉得三兵之用九年以後歲額三十萬人之餉常得一百二十萬人之用兵皆土著游惰不錄其利一更遞進退室家可歸其利二事至徵召人皆練習其利三事畢歸農不流爲匪其利四各鎮營制餉章統歸一律各營槍礮器械統歸一式舉綠營勇營悉去之以其歲餉三千餘萬兩練常備兵三十萬人重訂餉章祇期核實不必過優歲約不逾二千萬兩其餘以備洋教習薪水豫備後備兵調操路費及酌留綠營之餉計無不足此事爲強弱關鍵雖加籌款項亦所應爲況就餉練兵尤

難濡緩。但持之貴堅。行之宜漸。或每鎮先練三分之一。練成後再行添練。以足額爲止。裁革綠營兵營勇亦如之。至綠營向有城守防汛之責。護餉解犯等差。或酌留若干。屬於州縣。畧如各國警察巡捕之意。而責成整飭之。自無偏廢之虞。應請特簡知兵重臣。會同兵部戶部查明兵數餉數。並採取英德俄法美日諸國練兵之法。決擇參酌釐定章程。奏准施行。永爲定制。

一曰理財之要。理財有二義。開源節流盡之矣。今之廣製造。興礦政。以開源也。紗布各廠。成本之重。不足敵洋產。五金各礦。收效之速。不足濟急需。今之併局年。裁冗費。以節流也。減併者百一。無裨國計之大。節裁者錙銖。何當中飽之鉅。言常用則歲出歲入不相抵。言通商則輸出輸入不相抵。言洋債則竭內外之力。而更無以相抵。欲求足國。先無病民。欲收商利。在挽外溢。加稅之議。事未就緒。聞西人以釐金爲詞。蓋窺我國用之細。必不能停收釐金也。應機決策。莫若徑免天下中途釐金。加關稅爲值百抽十。令彼無所藉口。釐金既免。即仿行西國印稅之法。辦理得宜。計加收之關稅。新收之印稅。合之當倍於釐金。而免釐則出口土貨。易於流通。加稅則進口洋貨。或稍清減。取益防損。利在無形。所謂足國而不病民。且陰以挽外溢之利者此也。西人聚舉國之財。爲通商惠工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

亟宜仿辦。毋任洋人銀行。專我大利。中國銀行既立。使大信孚於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窮。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制。不喫鎊價之虧折。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此其一也。墨西哥國。以九成之銀鑄錢。運行中國。易我十成之銀。歲耗以萬億計。近來中外臣工。多議自鑄銀元。廣東湖北南洋南洋。先後鑄造。分兩輕重。悉準墨銀。臣愚以爲。國家圖法。自古及今。皆自爲制度。隨人趨步。各國所無。既不能廢兩爲元。各庫出入。仍需元寶。必致無銀可鑄。查光緒十二年十月。海軍衙門奏請將應放南北洋經費。及東三省餉項。均按二兩平核發。是餉需改用京平。已有成案。今宜在京師。特設銀元總局。以廣東湖北天津上海爲分局。開鑄銀幣。每元重京平九成銀一兩。再酌鑄金錢。及小銀錢。使子母相權而行。凡出款俱用官鑄銀幣。各省關收納地丁錢糧鹽課關稅釐金。俱收官鑄銀幣。元寶小錠。概不准用。惟收款仍照庫平十成銀計算。庫平較京平。定以每百兩加平六兩。十成銀較九成銀。每百兩應加色十兩。除各庫上兌津貼銀一兩。定以每百兩加色九兩。如應交庫平足銀一百兩者。實收銀幣一百十五元。無輕重高下之別。無減平扣色之弊。易簡理得。婦孺難欺。每年度支八千餘萬兩。戶部約可盈餘平色銀一千二百萬兩。較向來各省撥解平餘。多收當不下千萬。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又其

一也。此外商務鉅細萬端。設施有序。應請 特簡通達中外商務之大臣。專司商政。會同戶部。取法鄰國。實見施行。興起商學。鼓舞工藝。利源無外溢。藏富於商民。君孰與不足。國何患不强。

一日育才之要。西國人才之盛。皆出於學堂。然考其所爲學堂之等。入學之年。程課之序。與夫農工商兵之莫不有學。往往與曲臺之禮。周官之書。左氏公羊之傳。管墨諸子之說相符。蓋無人不學。無事不教。本三代學校之制。特中國去古既遠。寢成文具。而泰西學堂。闔合道妙。立致富強。益以見古聖人之道。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文軌雖殊。而莫能外也。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廣學校一摺。洞見本原。當蒙採擇。竊謂各府州縣。驟難遍設學堂。宜令各省。先設省學堂一所。教以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諸學。而以法律政治商稅爲要。先設武備學堂一所。教以築壘測地。槍炮製造。彈丸發送。隊伍分合。馬騎控御諸學。而以兵律戎機。有勇知方爲要。在下之趨向。全視在上之用舍。同文館廣方言館。出洋學生。糜費不少。而得人不多。文科之八股試帖。武科之弓刀石。不待督責。而莫不致力。其明證也。今不能盡改科舉之制。似宜專設一科。裁天下之廣額。爲新學之進階。明定功令。使文武學堂卒業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齊仕進於科第。則聞風興起。學校如林。

人才自不可勝用。應請 特簡通知時務學行俱懋之大臣。專司學政。會同禮兵

二部。提挈綱領。一新海內之觀聽。有志之士。不自奮於有用之學者。未之有也。

以上三端。參酌歐美致富致強之術。實不外聖經足食足兵之謨。舉而措之。要在知人用人而已。所慮拘牽舊制。難以變通。又或慨然於物窮則變。意在振興。而尤慮天下督撫。心志不齊。難以統籌全局。恐年復一年。外人耿耿視我。一無足恃。肆彼要求。得步進步。無兵則不能保守利權。無餉則不能充養兵力。二者互爲掣肘。甚至洋債不能再借。邊土不能自保。至其時始悔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殆已晚矣。自古國家政事之張弛。強弱之機括。皆繫於君臣之謀慮。一轉移間。其效立見。臣惟國恥不可忘。邦交不可恃。伏願 皇上鑒覆轍之在前。審宇宙之大勢。發憤自強。毅然 定斷。勿敷衍而畏難。勿回惑於疑議。王大臣等。皆公忠體 國。臥薪嘗膽。同贊 聖謨。國富兵強。遠人自服。此薄海臣庶所延頸企踵以俟之者也。臣管見所及。謹冒昧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銀行昉於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貨財。以應上下之求給。立法旣善於中國之票號錢莊。而國家任保護。權利無旁撓。故能維持不敝。各國通商以來。華人不知務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銀行。乃推行來華。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見本末。亦

多建開設銀行之議。商務樞機所繫。現又舉辦鐵路。造端宏大。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議者謂國家銀行。當全發帑本。簡畀大官。通行鈔票。由部造發。如英法等國財賦。皆出入於銀行。是戶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風氣不同。部鈔殷鑒未遠。執官府之制度。運貿易之經綸。恐窒礙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資洋款。數千萬金。咄嗟立辦。其詞甚甘。其權在彼。利害之數。未易計度。臣惟銀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則力不合。力不合則事不成。欲慎始而圖終。必積小以成大。擬請簡派大臣。遴選各省公正殷實之紳商。舉為總董。號召華商。招集股本銀五百萬兩。先在京師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各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臣前在上海。與開設粵閩浙滬江漢各海關官銀號之紳商候選道嚴信厚。議及銀行之事。嚴信厚顧全大局。情願以其獨開之銀號。歸併公家之銀行。使其氣局寬展。並照滙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為印票之數。以備隨時兌現。各省官司。向銀行借貸。應照西例。由總行稟明戶部批准。以何款抵還。方能議訂合同。歐洲國債數千百萬。皆由銀行籌辦。印發借券。應收年息。歸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嗣後京外撥解之款。可交匯以省解費。公中備用之款。可暫存以取子息。官造銀元。尚不能通行盡利者。可由

銀行轉輸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銀行用大辦事。悉以匯豐章程為準則。合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但使華行多獲一分之利。即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並照西例。俟有餘利。酌量提捐歸公。預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國家即陰收其益。俟將來官商交孚。內外政法。變通盡利。再行籌設國家銀行。與商行並行不悖。庶幾早見措施。以免空言無補。謹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再使命不辱。專對稱能。自非學人。莫任斯選。邇者環球通商。皇華載道。泰西各國來華使臣。類能尊主庇民。克舉厥職。雖憑藉國勢。要其才行。多有本原。日本維新未久。觀其來者。亦往往接武西士。中國遣使交鄰。時逾廿載。同文之館。培植不為不殷。隨使之員。閱歷不為不廣。然猶不免有乏才之嘆者。何歟。母亦孔孟義理之學。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雖嫻熟其語言文字。僅同於小道。可觀而不足以致遠也。臣上年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摺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稟經直隸督臣王文韶 奏明開辦。本年春間。又在上海捐購基地。稟明兩江督臣劉坤一。籌款議建南洋公學。如津學之制。而損益之。俟籌辦就緒。再當陳奏。綜厥成課。收效皆在十年之後。且諸生選自童幼。未有一命之秩。既不能變更科舉。即學業有成。亦難驟膺顯擢。予以要任。相需方殷。緩不濟急。日

本明治初元。慶島馬關。戰屢失利。諸藩皆擇遣藩士翹楚。厚其資裝。就學外國。今當路諸人。率出於此。擬請畧取其意。在京師及上海兩處。各設一達成館。取成材之士。專學英法語言文字。專課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學。期以三年。均有門徑。已通大要。請命出使大臣。奏調隨員。悉取於兩館。俟至外洋。俾就學於名師。就試於大學。歷練三年。歸國之後。內而總署章京。外而各口關道使署參贊。皆非是不得與。資望既著。即出使大臣總署大臣之選也。其入館之法。兩館各以三四十名為額。京官取翰林編檢。六部司員。外官取候補候選州縣以上。道府以下。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保送。特簡專使學政大臣考取。分發京師上海兩館。其常年經費。延請洋教習。及館舍膏獎書籍食用各項。每年兩館約需銀十萬兩。請由臣在所管招商輪船電報兩局內。捐集解濟。以伸報効。其設館之地。京師由專司學政大臣酌定。上海附於南洋公學。詳細章程。俟奉俞旨後。由專司學政大臣核定。奏咨照辦。抑臣更有陳者。孔門以德行為首科。西學以修身為根本。必先貞固。乃為幹事之材。未有華士。可當重遠之寄。保送之人。必以志操堅卓。器識深穩。為指歸。勿震聲華。勿牽私故。庶幾行已有恥。可使四方。此則內外諸臣所共知。而在臣特為鯁鯁過慮者也。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英國商務公所長倡言中國進口稅之宜加

譯倫敦東方報

西十一月初六

本月初二日。為門哲士得商務公所季會之期。公所長名荷蘭者。講論公所是季所注意各事。以中國進口稅為最要。茲照錄左。

本季事之最要者。莫如李傅相之遊英。及其所請之進口稅。凡遊歷英國之人。從未
有細心訪問如傅相者。而其所問。又皆明達而有趣。其於西國意見。不獨能採納之。
並能仿行之。此則我輩可望之於傅相者也。果如所望。則中國以通商互市而論。固
不難推而廣之也。按傅相此次來英。為中國加稅起見。以備應辦各事需款之用。所
謂應辦各事。其中以償賠款築鐵路。及嚴邊防為尤急。中國進口稅。向來僅值百抽
五。傅相因亟請沙侯。准其加增。公所總辦業將所請反覆細思。僉謂中國照目前光
景。商請加稅。事屬應為。英國倘阻撓不允。似於理有未合。且所加之稅。非出諸英國。
實中國自付之也。不准所請。則築鐵路之舉。必至耽延時日。而鐵路一舉。為開中國
利源所必需。固我輩所習知者。省此舍彼。豈非算小失大。況中國果欲增稅。亦非我
輩所能阻止。人固言之熟矣。蓋彼欲籌款。可隨便加增內地各稅。其有礙於商務。比
之僅加進口稅。殆有甚焉。尚有一說。公所總辦之中。亦頗有籌及者。英國素有大望

於中國。惟有大望。故非與中國聯絡交好不可。爲今之計。莫若依理而行。允其所請。藉此以求利便商務之益。西九月二十五日。公所總辦會上書外部。嗣後中國商務總會及商務公所。亦均有書。彼此意見均屬相同。咸懇政府。准其增加進口稅。惟須革除釐金。僅納值百抽二五之內地半稅。如是則釐金不復爲難。而中國所有可行船之水道。當可豁然開通。所有應築鐵路之處。亦可使之次第舉辦。數日前黎士公所報知一事。極爲緊要。其所報謂中國鐵路總線。已造五千英里。復有中國南邊及西南各處之鐵路。計一千二百英里。亦在商議開築。查歷來所報緊要之事。凡與中國將來可望之處。有關係者。實以此次所報爲最要。蘭甘斯夏英國出正頭之處貨物。中國銷路頗廣。復有加添之勢。固諸君所洞悉。毋待贅言。前九箇月內。棉布一項。運至中國者。不下四百二十六兆碼。每碼合中國二尺四寸而運至歐洲各國碼數。併計亦不過此。中國現在不過爲天下一大市面。而究其實。則中國將爲天下至大之市面。即印度亦莫之過。諸君幸弗以斯言爲河漢。聞諸熟悉中國情形者。謂中國省分。百姓輒以兆計。而英國貨物。非彼所知。在在皆是。然則中國現在所有之商務。其殆將來十分之一歟。

論中國爲各國所垂涎

譯橫濱日日報西十二月五月初五

倫敦本月十一日電稱。有崔爾司達依克者。素以講論各國交涉聞名於世。昨晚在恩斐爾特倡言。謂近有三國約同英國割分中國。英國不從所請等語。此說果確。則英固大有德於中國。特恐中國不以德報之耳。憶日本外務大臣大隈。近來曾有日本必須協助中國之說。足見三國約分一層。事屬實情。惟英國何以不從所請。殊不可解。推英之意。或將來求其所欲。不必與他國瓜分。而亦可如願以償耶。雖然國之富足如中國者。遷延至今。豈不亟應有人變法而治之興之乎。

英文宜通行地球說

譯英國溫故報西十一月十六

格致家新有所搜羅。必以其本國文字記之。自以爲不忘本。而不知適足以自誤也。近時文字。人向以爲用英法德三國語言。當無往而不通曉。而不知此猶不足備用也。意希荷俄奧等國文字中。頗有可講究之學問。包藏於其間。而此種學問。惟通曉方言者能得之。惠爾斯英國西省扶持其應廢而不用之本國土語。爲有識者屏諸教化之外。愛爾蘭人。有勉強西南各省地方官。用該島土語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各國方言。遂互有異。而以一人之知識。習各國之語言。未有不徒費工夫。而毫無實際者。也。欲除此病。惟有於本國土語之外。加習通行之語言。所謂通行之語言。如昔之希臘文。如後之拉丁文。又如較爲近時辦交涉所用之法文。而天下通行之語言。尤爲

當今之急。數年之前。馥蘭迫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有名希雷憂者造一地球通行之文謂之馥蘭迫文其法最簡希君於十年之內著馥蘭迫文法書所用語言凡二十種新聞紙用馥蘭迫文者亦二十種并有以此文書商務信札及發電報之用此文嗣經禁止於是乎興夫一國之語言。即一國之權勢所倚賴。英國官場。無可無不可。雖未能有鑒於此。而英國商務事業遠大。頗有擠出他國語言。使不得通行於地球之勢。考西半球之美國。不獨通行英語。即日至美國各口之洋人。無論籍隸何國。非先通曉英語不可。若於美國外。再就英國各處新疆所用之英語言之。習說英語之處。其廣可知。乃天下通商之語言。及各國交接之語言。何未早以英文為主。興念及此。洵可異也。雖然。國中之商務及國勢之富足。其加添遲速。將來若仍能如當今情形。則英文終必為天下通行之語言。意中事也。

按英文之所以不行者。英國官場及腐儒自阻之也。凡遇可用英語之處。任其自然。坐失機宜。譬如在埃及不用英文。而以法文阿刺伯文代之。查埃及先有美國人教讀之學校。加以英國商務之暢旺。埃及本已通行英文。嗣後改習法文。實英之辦交涉人使然也。而五十年內。法在埃及之勢就衰。將見以法文行於埃及。實非計之得者也。又按英文之窒礙。不得通行於地球者。其病在拼法。而腐儒於考試之時。尤必嚴行講究其無音字及不合理之拼法。使無漏字之誤。不亦甚乎。然則其必效阿賽克秘

得門秘得門於一千八百九十年時前後著縮字法書一百五十種英美各國訪事人用秘得門縮字法記事者十有九五其法與法德意荷日本及西班牙各國語言最宜現在地球各國用秘得門縮字法者不下五十萬人之縮字法。歟。曰。殊不必也。若文人學士。但能於拼法稍加變易。刪減拼法中無音之字。其庶幾乎不然。則平民中有語言文字。不合拼法者。縱之使然而不以為俗。則英文拼法。即不能字字有音。而於拼法之理。庶幾近乎。再拼法果准疎寬。則東西兩半球。已通曉英語之人。樂從疎寬之法者。其數必能過半。考古時希臘。於尋常文字。復加以字音輕重之撇畫記號。英文曷不仿照此法。而更張之。嘗聞有英吉利人。遊於愛爾蘭省。因不諳人名字音之輕重。以致言語不通。病在無字音輕重之記號也。然則曷不於屈勞基達人於愛沉雷人各字。加以一撇以別字音之輕重。亦曷不於尋常脫夫西語及伯雷克西語瘟各字。加以重音之記號。不然。則照最簡最便之法。仿而行之。在於文法書前篇。註講一節。使易解說。亦無不可。所慮者。言者諳諳聽者藐藐。官場及文人。仍置若罔聞耳。而美國國中。無論何國之人。均用英文。英國若不以簡便之法。更張而改絃之。恐美將自為之也。

論中國以地獻英

譯倫敦東方報西十一月十二日

俄國腦伏司替報訪事人。稱中日交戰之時。中國曾將臺灣獻諸英國。使日本不得佔據。而英國外部。堅辭不受等語。讀之。足見外人所傳英國每有機會。即乘隙爭城。

與地之說不可聽信。於此愈確。太母士所載如此。門哲士得報因述獻地之事。而係之以論曰。中日構衅。中國屢戰屢北。知難抵敵。而議和時。又恐日本任意要求。乃令駐紮倫敦欽差。往見荆勃雷爵臣。請英國干預。停止戰事。並許酬以臺灣全島。爵臣聞言立辭。逾數日。華使復獻以地。此次並不言干預之事。而英國仍堅辭不受。推其意蓋先曾另有一島。隸入英國版圖。彼此鄰居。歷五十載。相安無事。此固中國所深知。今向日本求和。知必索取臺灣為議和根本。而又恐日本好高多事。且臺灣為中國沿海諸處之咽喉。及沿長江重地之屏藩。遽與此島。則沿江海各處。將惟日本是主。是以欲以此島割與英國。使日本不能遂其所欲。以除後患。英國亦明知此意。告以收受此地。不獨恐各國或為難。並防與中國大有礙。蓋各國必藉此端。亦向中國求地。法求於南。俄求於北。中國將何辭以對。加之日本不得如願以償。必曰。此中英之巧計也。益加忿怒。將來所求之地。或比臺灣尤為緊要。為報復計。將奈何。英之不愛臺灣如此。嗣後曾否獻諸他國。不得而知。惟中國彼時為敵所困。以地獻英。出諸萬不得已。聞猶妄想。議和之後。仍可設法向英索還。夫中國是否有此妄想。雖難定論。而本報以此度之。亦非無故。蓋言之者頗有人焉。以上緊要消息。俄國久秘不洩。至今始以告之外人。意謂英國雖有隙可乘。而不圖逞於東方。其量之豁達。可

見殆將以此諷其國人。而與俄之國政有關歟。門哲士得報所論。又如此。據格洛勃報所載。謂獻地之事。先由海關某員知照上海美國領事。經該領事達稟外部。此又一說也。

美國水師

譯英國公論報西十一月十三

美國船政督辦具報監造兵船情形。內有一層。凡考究美國水師兵力者。不可不知也。報中有謂南北花旗交戰。不過一年。而美國水師。已添兵船九艘等語。按今昔時勢既不同。兵船式樣亦互異。而美國於年來所得閱歷。觀其所造之船。即可概見。近十六年內所造鐵甲凡八艘。包甲快船二艘。包甲碰船一艘。雙戰樓鐵甲六艘。快船十六艘。小兵船九艘。又魚雷船三艘。另加在造之鐵甲三艘。小兵船六艘。又魚雷船十七艘。此外尚有歐勃得君陳請議院撥款添造之鐵甲三艘。併計美國水師兵力。亦不為薄。豈得輕視之哉。

太子受窘

譯橫濱日日報西十一月廿一

英君主庭訓最嚴。太子伯靈司奧夫惠爾斯。長子已病故此指次子言之曾受大窘。緣君主素惡烟氣。宮內不論何處。君主御用房室。無論何人。不准吸烟。即君主之夫。在君主之前。亦忍耐不吸。乃一日君主在剖荆海母宮內。聞得烟氣。查知吸烟者為太子。當時尚未及歲

立即諭將太子在太子住房內。如中國之阿哥所收禁一月。遵諭施行。太子受此窘後。終身不忘。至今不敢再在宮中吸烟也。

德相洩露機密

譯倫敦東方報三十日

德國漢勃那希立希丹報中登一論。所論或謂係俾思麥之意。論中洩露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及九十年之間。德國政府。纔入曲立伯爾阿辣恩司。已見第十一冊電音注復與俄國立約。訂明俄德倘被不論何國攻擊。彼此義守局外云云。此論登後。德奧兩京。大為驚異。奧京以德相此舉。有將廢曲立伯爾阿辣恩司之意云。

又

譯倫敦東方報西十一月初六

俾思麥於奴弗雷伯雷賽報中。洩露交涉機密。謂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年初。俄來問德。若俄攻奧之甘立希。德能守局外例否。其所以欲攻奧者。為俄厭安逸無事耳。俾思麥當將駐俄京之德國安巴薩多爾撤回。並以此告奧國政府。奧國亦以俄土交戰之前。俄奧兩國在拉希司担所訂密約各款。告知德國政府。以示酬報之意。

論德相洩露機密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十二月初廿一

聞有人誡俾思麥曰。洩露機密。有干律禁。而俾思麥答以所言者。蓋國史所記之事。不得以洩露論。復於奧京奴弗雷伯雷賽報中。載稱伊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接得

消息。謂俄國陸軍。已無事二十年。急欲起事。復接俄皇安雷沈豆第二親筆信。問俄若攻奧之甘立希。德能不干預否。伊置不覆。以奏德王。而為奧國所知。俄皇未接覆。

知事不諳。遂約漢伯司勃。與之貴族議院佔據鮑司尼及歐裁閣肥那等處。奧始允守局外。

此層關於伯靈會議時又述及之俄遂與土國開戰。卒訂山斯堆翻諾之約。奧京報中所載如此。足

見俄與土國尋衅之本心。而此種本心。何日不能復有。真令人防不勝防。亦足見歐洲國君之中。大半串謀背盟。不守條約。而該報所登。固為德相力爭。確鑿可考。實與外人已知各情。適相符合。又有謂德先請俄。准其攻法。俄皇不許。嗣俄請伐奧。德所以亦不許也。觀以上各說。正不知各國互相訂約。果何益之有哉。此等條約。但違背之。而能利我國者。國君即棄而不遵。習以為常。德皇威立第一。素稱誠實。而竟與俄立八十四年之密約。奧皇弗蘭雪斯約失。與土和好無仇。而乘俄將伐土之際。爭奪土國兩省之地。然則條約似無益也。約既無益。國君亦何必立此約哉。推國君之意。凡辦交涉。計不厭詐。何妨失信。彼將愚我。豈難算計。東方交涉。全憑此法。而東方亦彼此相誓。蓋印立約。嗚呼。國君之意。始如是乎。果爾則德相俾思麥若再稍加以權。必派歐洲各國廷臣。前赴中國。習知信義之何謂也。

論德國不接華使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十二月十四

中國派駐伯靈欽差黃遵憲大人。德國不願接受。本館頗為可惜。黃大人雖未得有頭品頂戴。而與洋人頗能聯絡。西國政教亦所熟諳。心地寬宏。志向改新。素以斯名。是以若黃大人者。中國皇帝簡為欽差。德國接之。比之派接牛皮腐儒。因善於諂媚。善於賂賄。而升至省中大員者。豈不較勝。況密尼司忒二等。逕由總領事升擢。亦無不合理處。今德皇乃苛求若斯。本館竊為德皇所不取。按黃大人在新加坡。駐充領事。辦公頗稱合宜。經張之洞制軍調回本國。在南京。歷供洋務要差。嗣由香帥保以辦公勤能。遇事奮勉。於洋務亦頗歷練。字樣送部引見。本館正喜此次所擇之人。為整頓預兆。亦足見總理衙門。漸以熟悉洋務為重。乃德皇竟將冷水潑諸總署。以制其新得之銳氣。本館見之。殊為不悅。雖然。德之不接黃公。或另有他故。本館須候外洋公司船下班來信。始能定見。重論此事。而據目前所聞。謂之氣運使然。雖曰不宜。按德國不接黃君。實無理可言。今西報所論如此。特為譯出。以供觀覽。其文均照原報。不敢輒為增刪。

日本將設義船

譯橫濱日日報 西十二月初一

日本水陸軍中留後隊兵官。擬設一義船公司。購造快船九艘。內三艘每艘喫水六千噸。速率二十海里。又六艘每艘喫水三千噸。速率十七海里。又鐵板或銅板堅質輪船十四艘。速率須在十四海里以上。又小輪八艘。此等義船。無事之時。載裝貨物。往來美洲。澳洲。中國。朝鮮。及臺灣等處。仍議妥章。不至爭奪尋常輪船公司之利。有事之時。以之報效國家。所有快船。或護送運船。或巡拿敵國商船。公司股本。計需二十兆元。分為四十萬股。每股五十元。平分與忠義之人。總公司設在神戶。另在大坂。東京。橫濱等處。設立分局。創此舉者。為少佐武田。上次軍務時。曾在中國及朝鮮一帶。並在海城充當轉運總辦。目覩義船為當今急務。遂考究俄國義勇水師情形。頗費工夫。嗣為提督磯邊所許可。節經磯邊推廣。所擬章程。已在大坂及東京。巨賈富商中。集得同志多人。聞公司年前。即須稟請當道。准其開設云。

日本紡紗錠數

譯橫濱日日報 西十二月初四

日本所需棉紗。應備錠子若干。方足備用。此固當今紡紗之人。所宜講究者也。二三年前。人皆以為日本國中所銷棉紗。備錠子五六十萬枚。足以應用。乃自彼至今。棉紗銷場加廣。軍務之後。新開紗廠。添之又添。所備錠子。共計七十萬枚矣。若再加以將開各廠。應購之錠子。當可有一兆之數。今日本決意列入文化之邦。棉紗及疋頭銷路。尤必年加一年。此固有工業史記可證。亦我輩閱歷所能預料。日本未變法以前。所需貨物。比之現在。已變法之後。其相去奚啻霄壤。凡百姓之度日。益加講究。其

日用所需亦必日益加增此固不易之理也昔日本北道農夫漁民類皆衣衫襤褸茲則破衣均送至東京造紙廠以供造紙之用貧民咸得布衣楚楚此又確鑿可證者也百姓長進若斯則足頭銷路加多意中事也或謂日本所紡之紗有出口至中國朝鮮者而不知中國所紡即盡供自用亦屬不敷而況復有細紗之不能自紡必取諸他國也哉稍細者取自孟買尤細者取自英國前十箇月內至十月為止共計十七兆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斤合洋九兆五十萬九千五百七十六元比之上年前十箇月進口價值計多四兆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元欲止此項進口貨物而擴充日本棉紗在中國朝鮮銷場要非再添錠子數十萬不可

牌記註冊

譯橫濱日日報西十一月廿七日

日本農商務部出示謂凡有寄居外國之人欲請在該署將其派吞脫已見十五冊電氣利於圖及貨色花樣或牌記註冊存案須有居住在日本之人為之代行經理並須呈驗有權代辦憑據又凡外國人報請註冊牌記須將其本籍執照粘附報單須用日本文書寫如不用日本文書寫務須附譯日本文云云

兵船漆色迷目

譯橫濱日日報西十一月廿七日

格洛勃報水師訪事人稱屠卜於某報論魚雷船迷目情形謂魚雷船船身加大其航海力量固長進而其迷目形勢則減少彼此正相稱也各種漆色均經驗用德國取土黃色美國取綠色法國先試灰色卒取黑色察望之人凡有懸練者在船頂上用鏡觀看覺黑漆之船比灰漆之船見得尤遠惟灰漆船用電光照之則比黑漆船尤易尋見雖然此中最高難者煤之烟氣也蓋察魚雷船往往船身杳無影蹤而烟氣迷漫早已見諸天邊晚間觀之船上烟通如失火然欲除此病惟有取用煤油屠卜所論如此余則不以為然蓋煤油果可取若斯我國惠爾士所產煤油最佳水師必早用之矣

審斷喀律致死事

譯上海西字林日報西十一月廿一日

西歷十一月十一日國家原告西例凡人死後驗尸如果身死不明力芝飛爾特大狀師老胡特及禾爾復特二人均被告狀師保人老冰生及黑漆生又喀律之妻咸遵傳集於橫濱英副按察使署內俄而副按察使夕母斯名楚羅伯姓升堂扼嗅如省吏然書宣言曰國家原告力芝飛爾特控告安的士美名喀律夫之姓婦人綴謀害之罪夫姓西俗亦然於是夕母斯入座力芝飛爾特白奉國家命充當原告欲請收禁安的士美喀律因彼謀死其夫老胡特白今與禾爾復特二人為被告伸辯並云力芝飛爾特所控告之名有漏失須請改為安的士美酣鹵活爾喀律力芝飛爾特請緩一日審訊另請

發傳見證牌票。老胡特請保被告出外。公堂為稍停。老胡特即至一房。將保單寫就存案。有黑漆生及老冰生擔保。副按察准行。旋退堂。十二日十點鐘。力芝飛爾特作為國家原告。老胡特亦爾復特作為被告狀師。詣堂伸說。喀律之妻。坐兩狀師之間。首傳英國水師中外科醫生拖忒訊問。供稱西十月二十日。有醫生灰勒。邀同視喀律病。見病人常發嘔逆。因此身甚疲倦。且極怯弱。意喀律必因肝病。致胃亦病。後有醫院醫生名梅者。幫我驗尸。當驗後。即呈明不能具因何致死憑據。我意死者嗜酒。雖非無限制。而所飲已有害於身。供訖。次傳醫生灰勒。此人係從愛爾蘭大書院考取醫學又在埃及不爾厄書院中供在橫濱行醫二十三年。喀律有病皆屬我醫。故與相識且極相好。十月十五。喀妻約往視其夫病。我赴總會公事房診視。勸喀律回家勿再飲酒。惟飲牛奶及肥鮮水。喀言肝病復作。視之果然。憶喀前亦言在澳洲時。曾病肝甚劇。後在南洋。亦因有病不能往。彼却未說曾食砒霜。我於十五十七。均往看。為處一方。至禮拜日。特入又往。見其轉側甚苦。十九日又往。見其時時翻胃嘔吐。我言其病在膽。是夜仍常翻胃。我甚詫異。禮拜二乃邀拖忒同往商酌。禮拜三。病者自言不甚好。喉中頗覺作惡。我又見其腹瀉。當時尚不知何故。是日中午。喀妻囑我發電招倍爾。派醫生。倍覆云。不能即來。是日飯前。我往告喀妻。而病人是日覺稍瘳。言喉乾。索白蘭地酒。西國沙特

即鹹荷時喀律雖在臥床。而尚能起動。我允彼和飲少許。畧加廓堪音。名藥一厘之四分之一。彼時皆喀妻侍疾。我見有中國僕人取物至房內。并有僕婦及喀妻弟泡處。亦出入其房。禮拜四早。接喀妻函。我七點鐘即去。見病象甚劇。倦若半睡。我與少許。斝掘裏忒奧復廓魯爾。名藥置沙特及牛奶中服之。偶與彼語。即似醒。嗣我方送抱克。殯。或與我言一事。我因往看女子就可白。此人乃喀子之師。時就可白與喀子均在老胡特家中。灰勒供至此。老胡特駭曰。此數語不應供。因就可白所說之語。並非在被告當面說的。灰勒又供。我因決計送喀律入醫院。十一點鐘前數分。我與醫院商妥。又至喀律家。見喀律病勢更劇。適我上山。遇泡處在山上。蓋喀屋固依山者我便言恐汝姊丈又服砒霜。汝可往屋內看之。我又告泡說。我不知此砒霜。究是誰與他食。抑彼自取食之。我今須至醫院。呼軟肩輿。病者所乘二鐘時。遂送喀律入醫院。又逾時遂死。晚間得喀妻函。我十一鐘即往。言頃。喀妻謂我曰。有一事早應相告。華透爾。喀之向因腎病。食砒霜。前數日。命我至丸善醫藥店。買法胡樓所製之砒霜藥水一瓶。又休可復來特。藥名一瓶。我聞是言。意頗不悅。云。此語若早告我。即易為矣。喀妻言誠然。惜未早告。現我不得藥水瓶。我業已在這屋內。指床邊尋之不得。我言此時可不必矣。灰勒供訖。因將砒霜藥性。及法胡樓藥水尋常用法。凡飯後在水中加至五點。遞加至十點。

凡病人飲至此數。必須醫生護視。於是老胡特又問。灰勒又供。西十月初十。為喀妻開砒霜單子。是日我見喀妻在舢板廠洋臺上觀賽船。立在笛懇生旁。我問喀妻曰。汝遊宮下。與汝體有益否。喀妻曰。否。天氣殊惡。淫雨連綿。我思汝前曾與我用之砒霜。盍再給我。我應允。即將賽船單寫法胡樓藥水半兩。灰勒又供。二十我又對喀妻言。須請拖忒來視。伊屬我定須回來。灰勒供訖。副按察使命暫退堂。十三日又傳就可白至堂訊問。就供。我於五月十三。由英國至此。應喀律聘。教其子。至十月二十一日。喀妻交我一紙。乃寫與丸善藥鋪。要砒霜藥水一瓶。又休可復來特一瓶。我即往購。歸路過一藥鋪。名斯嵌特爾。內副手某。招我入。持一小瓶。託我交喀律。此瓶封在紙內。我歸將三瓶均交與喀律之妻。二十三晚。我與女友濶列斯。託弗爾至丸善藥室。索回前交取砒霜藥水之條子。尋覓未得。乃另得一紙。上寫著要床上用之便盆。及法胡樓砒霜藥水。上簽喀律之名。就可白隨將此紙交出存案。力芝飛爾特問。汝何故汲汲欲索回此紙。就云。因喀妻不認前所交條子。為彼所寫。彼乃謂喀律自書。彼時泡處及我二人。均親聞之。惟我却未曾知。彼曾向泡處說否。原文如此西人語格外周到如此副按察使曰。此是汝不應供。力芝飛爾特又問。彼尙有何言否。就可白曰。有力又問。彼果何言。就云。彼言喀律是自取自之命。喀嘗有一函亦如此說。喀函中言。伊欲自

己取自己之命。或者已經取其命。老胡特聞之。便詰曰。或者已經取其命乎。就言適所云誤矣。若已自取其命。故不能作此信。老胡特問。大約是算著要自己取自己之命。就可白言。我不記前說。但大畧是如此。老胡特向問官言。就可白先則言喀律或者已經自取其命。後又改稱若已取其命。便不能作此信。此層請問官記出。就可白誤便為被告狀師所持就可白又供。我於十月二十四日辭館。其前一月。我在餐室。因在字紙簾中。尋覓幾封家信。却覓得他人與喀妻函之碎紙。即交與濶列斯。託弗爾。十月內第一禮拜。又覓得數紙。亦交濶濶。濶以線聯之。

路透電音

未完

美國合眾黨將擬稅則。俟三月初四日。議院異常會議時。呈請核准。其意以護稅為主。兩國立約。彼此來往某貨。准其輕稅或免稅。而重稅由他國進口之貨。謂之護稅。如美國與加拿大來往貨物。彼此無稅。而他國去貨。則均納重稅。其則價比麥刺來所定較低。而比現行之則價尤高。西十月十四○土王派赴革雷得使臣。名賽特。愛定者。阻止施行新法。各國安巴薩多爾。限土國政府。於四十八點鐘內。撤回愛定。○上海報中所載中俄條約。俄京不認。蓋所擬鐵路。僅在滿洲築一短鐵路。以接西伯利亞及海參崴之鐵路。○佛乃座拉國人。頗以與英國所約為不然。而總統及政府則然之。西十月十四○肥安瑪司替俄論阿米尼亞事。謂各國若決意以兵力脅土。

保護土國耶穌教民之事。應責成俄國。而太母士報則謂各國若以勢脅土。應合辦不得偏利一國。西十二○謠言古巴義黨魁麥西屋被害。實為西班牙陰謀所中。美國聞之。頗形忿怒。而西班牙不認此說。○意國水師單首篇。深慮意國水師比之他國。兵力過薄。請另加七兆辣埃。與法之佛以備造船之用。西十二○紅海南口鄰近屋薄刻江地一條。有俄國佔據之說。意國政府辯無此說。○法議院已駁所請造水師之二百兆佛郎。政府以為然。各大臣謂水師固有不妥善處。允為整頓。西十二○英國西南中各省及倫敦地外。地震一次甚烈。被災最重。為喜歐福特。該處禮拜堂火車站及民房。均受損傷。○漢密爾登爵臣。在倚嶺倡言時。謂阻止土國撤政。不久當有成議。○派駐倫敦法國安巴薩多爾名孤塞。因慮法英所有大小意見不合之處。難於調停。故已辭退。西十二○美國議院交涉委員。決意聯名申請格黎佛倫總統認古巴自主。而執政大臣立秋特屋爾。不以此意為然。紐約滙劃莊聞知此意。似覺驚惶。西十二○西班牙海軍大臣。飭在造之兵船。從速告竣。美國數省巡撫。謂如與西班牙交戰。倘需義兵。可立招募。西班牙大臣名賽瑞甘諾弗斯。接見路透電局長。謂素知格黎佛倫及屋爾。乃治國才大。加之美國國人事理通達。兩國當不致構衅。而西班牙決意不失國體。現已預防不測云。西十二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俄國外政大臣魯馬能務王事畧

自來柱石之臣。一經謝世。惋惜同深。固難強稱人廣眾。而如出一致也。遺大投艱。伊人誰屬。尤令人竊竊然私議。不置。如俄之外政大臣魯馬能務王薨逝。是已。攷俄國人物。既少政事之才。若經緯萬端之選。尤為絕無僅有。每遇公卿云。俎山川變色。星日無光。此亦景慕大臣者之結想云然焉。茲魯王薨逝。噩耗傳來。頓使歐洲各國。因邦交外政。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即讀日報之論。聆公使之言。僉謂魯王辦理外政。成法昭然。足資先路。欽佩之意。具出至誠。蓋棺論定。信不誣也。蓋魯王躬肩大任。措置裕如。殊令人念茲在茲焉。夫國家之政。事機密。權利寬。舍外政一端。無與並重者。嘗見辦理交涉諸公。處事慎密。即使局內微窺。亦難得其一二。矧在局外。蓋交涉事件。半多機密。電達公文。字碼改變。語意靈活。即甚用心。尚難得其梗概。平時辦事。隱然如水之流。令人不覺。若猝起兵爭。或訂商約。或結聯盟。或占城據地。又如風波之陡起。而且和戰微權。歸其掌握。兵商船艦。藉以運行。民生福命。賴其維繫。然則交涉一端。實有大力行乎其間焉。溯法國創辦交涉。學藝兼優。所辦各事。內具優異之別。外高慷慨之名。各國則襲其皮毛。實以精蘊。愈覺華實並茂焉。近有責英政近貪者。有

警德政如鐵者。言其粗也。是邪非邪。姑不具論。要之各國交涉。實與百姓志願。國家利益。息息相關。蓋立國之道。宜順民情。民情者。胥本自然。不可強易。而畧為矯揉。造作於其間也。攷俄國初辦交涉時。已垂明訓。昭示來茲。逮後世子孫。或因事勢而更成法。又或執政大臣。未諳民情。而畧有變更。均所不免。事後觀之。仍不出乎祖訓。夫國家崇尚王道。淺見者非笑隨之。俄相交涉。實秉君子之道。昭然在人耳目。假使國家辦事。偏重利益。而未昭平允。則一國聲名。難保無疵。猶幸魯王以無疵之人。綜理外政。雖僅閱十有八月。而志懷明斷。見義勇為。且宗先王治外剛強之訓。是則是傲。率由舊章。故將前人之志業。任以一身。十載之大功。成於一旦。將肇畫之。已有頭緒者。多半觀成。或次第奏效。魯王之於外政。實有足多者。近年俄國外政。日臻上乘。人謂其重視交涉。權利有加。不知十數年來。所加權力。尚屬無幾。惟力之所堅持者。無使執政大臣。畧傷政體。譬如帑藏富厚。惟在講求圖法。已耳。魯王執政以來。持以大力。權衡政體。既確且明。天下有道之邦。實所共鑒。與法結盟而後。微特泯三國聯盟之叵測。且令鄰邦仇視。暗指德法。如火燎原。一旦撲滅。仁至義盡之力。其在斯乎。今俄法締交。儼成天假之緣。彼三國聯盟。當軸巨公。極言聯盟之益。告諭百姓。而所言之益。不盡可信。甚至將聯盟之事。徧告天下。刺刺不休。若俄法聯盟。無此二弊。而聲名騰播。實

字皆知。此非恃巧言動聽。徒事炫耀。而在實事求是。不動聲色也。蓋俄人酷好太平。如飢如渴。近年政務。頗合民心。蓋由魯王措置得宜。具有心得焉。俄國地方廣大。無庸再事開拓。其於泰西內政。向不過問。即或偶爾干預。無非利害當前。事勢使然。惟暗指土亞東兩處交涉。向為俄之急務。由來已久。若將俄國教化。潛移默耳其歐東同種之人。則亞東諸土。亦可漸被俄人之教澤也。一旦聲教四訖。具合民情。俄之臣民。必欣欣然相告曰。朝廷深明乎大義也。從前亞東交涉。俄為準則。無異磁石之引鐵。微而不露。魯王在官時。不占寸地。不折一矢。近來以王道施於東土。毫無窒礙者。何也。蓋亦使東土之人。心悅誠服也。俄與歐東交涉。克明克斷。俄國前王。早將交涉之事。豫立成規。故後人辦理交涉。往來。胥本審慎。蓋苟有貽誤。非啟民憂。即致民怨焉。巴爾丁島。歐東土民向奉回教。今則半崇希臘教。又曰正教日後變邪。說為正教。惟俄之力為多也。俄人經營此島。務使自強。已非一日。自一千八百七十年。魯王柄政。後肩茲重大。作中流之砥柱。事頗順手。詎料魯王不祿。歐東交涉。未免令人杞憂。使天假魯王以永年。歐東事定。當觀厥成功也。查俄國辦理交涉。素順民心。不徇偏見。魯王蓋亦本此以措事。始終如一。按魯王之先。即羅司托福王也。魯王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就學於阿來克三德書院。弱冠畢業。得金牌獎賞。筮仕外部。署理駐法參贊。四十年。晉授駐德二等參贊。五十年。箱逮布帖尼福公出使土國。五十七年。聘王為參議。布公解組。五十九年。王甫春秋三十。

有三俄廷命王為頭等全權大臣初膺使任即邀顯秩之榮為史冊所僅見旋王之
休六十八年十月居於法蘭西之南境未幾回俄俄王命其為內務部大臣
省巡撫十月右遷內務部侍郎在官十有二年俄皇阿來克三德第二擢王為駐土公
使七十八年加頭等全權大臣銜甫登波斯福爾岸即持三帖斯凡條約與土廷商
議退出書木勒瓦爾諾依巴圖設三處要隘時因柏林公會議中止明年七月
正月王與土廷幾經辯論始將俄使要求各款盡諾施行柏林不知也是年調授駐
英頭等欽差旋官駐奧全權大臣二年至加爾各答
去歲使德不數月授外部大臣到任僅十八月焉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邊事論

續第十五册

譯東邦學會錄

滿洲近古以來沿革之迹足為後代鑑者蓋甚多矣余既敘蒙古之風土又將敘滿
洲也滿洲各部嘗為諸種民族割據當十七世紀之初聰睿貝勒時征服四鄰而立
國與明交兵攻畧遼東縣然直隸一帶至陰山之間以防備極嚴不能得志者久矣
聰睿貝勒實為中朝太祖也太祖第八子太宗即位屢敗明軍威武大振遂征服蒙
古之乃蠻敖漢及喀喇沁等以察哈爾為己之屬部東出兵於朝鮮征伐之更南自
鐵門關超長城直進襲擊北京明軍大敗而北京陷重關之中太祖以孤軍深入敵
地後患難保無虞乃回兵滿洲自是屢遣強悍騎隊瀕逼明朝出沒白馬關塘子口
及南口等或進至山東濟南然直隸一帶防備猶頗堅固不易入山海關雖屢自鐵
門關以北之山道進兵於北京直下地方明軍動輒自海岸一帶而出襲彼背後於

是兩軍對峙久之乃陷錦州城當是之時明國漸衰到處匪徒蜂起勢極猖獗賊魁
李自成奪黃河接近之地匪黨雲從遂陷北京僭號稱王明帝狗難煤山然明大軍
猶在直隸西北隅吳三桂統率之三桂者明之將軍本以老練剛毅見稱至是通款
於太宗欲討滅李自成以鎮禍亂太宗容納其請遂共逼北京殲滅反賊國號大清
爾來二百年專謀擴版圖西北自蒙古起東北至黑龍江烏蘇里河興凱湖均訂約時所確
於我俄境矣抑我俄國之接壤於中國以黑龍江烏蘇里河興凱湖均訂約時所確
定為界也其長實二千七百俄里亦不為短矣滿洲在長城以外管盛京吉林黑龍
江等三省面積約二十八萬英方里人口一千六百萬地質稍豐饒人煙稠密之區
以松花江四鄰及吉林以南為最北接壤於俄境居民稀少然地質亦不惡如山間
之地往往肥沃可開拓以殖民焉滿洲一帶地勢固多高原山巒如盛京吉林兩府
間有長白山蜿蜒連亘東西山脈又遠亘南北其最高處聳拔海面實八千英尺黑
龍江省山地亦夥大小興安嶺山脈四分五歧漸西而下乃見原野青草繁茂西則
一帶荒磧是為戈壁之沙漠也松花江雖頗不便於行舟而艇舟底淺者可以上下
至遠往年華人謀用小輪船吃水三英尺者搬送貨物卒不見效而遂終止矣我俄
嘗欲溯黑龍江自松花江更溯其上流而華人峻拒我往來立國際條約以防遏我

行船矣。本江水底亦無常態。當冰雪融解之時。其支流注蕩土砂。每歲河底概有變異。嫩江自伯都訥。至齊齊哈爾。稱利舟楫之便。遼河亦可往來淺底小舟。至其河口。則水深最便於出入。巨舶營口繁華。蓋因有此河水之利也。鴨綠江在中韓境界。溯江口六十俄里。有昌城府。可通小船。以此間。瑚爾哈河。紫迴迂折。人烟稀少之野。水量不多。故船舶上下亦少。時見小帆船。遼溯上浮耳。烏蘇里河在中俄之界。為一大河。隨處可行小輪船。滿洲川河。畧如上所誌錄。雖有舟楫之便。時方冬季。則天氣沍寒。堅冰鎮水。不可行舟。約兩箇月。或至四箇月。是為可惜耳。滿洲之風土。在長白山以東。有定期風。自太平洋面而至。頗多秋雨。而在其西北方。則以西北風劇烈之故。秋無淫雨。要之東南降雨甚多。春秋二季。淫霖亘數月。時值秋霖。則諸川氾濫。浸沒道路。雖大道正路。溢水沒巷。泥濘如澤。斷絕來往。若欲行軍於此地。則當擇淫雨始去。漸入冬季之候。而從事於此。方為恰可。況至積雪皚皚之時。則開通樞道。而更得其利便也。又山河所在位置。頗得其宜。土地膏腴。亦見有栽植農耕焉。牧場到處散布。而山腹之間。亦有森林。其材可築家屋。農產之物。有大麥小麥高粱稷米菽粟粟麻烟玉蜀黍等屬。又在其南部。則產出棉類。如蔬菜杏梨林禽等。所在之地。皆能產焉。青藍人參。亦能繁殖。滿洲之地如此。故行軍於此。不至如在蒙古之艱苦也。其糧食泉水燃料薪秣。或有困乏。至家畜之眾。則每歲輸進豚於中國內部者甚多。最可見牧養之豐也。要之欲擁十四五萬兵。而入滿洲之野。以向燕京。余未見其乏肉與秣也。若或有不足。僅轉一步於東。則有韓土在焉。取此品物。何慮之有哉。余故言此地天惠豐饒。決無使大軍饑餓之患矣。

論東洋銷煤大局

未完

東洋商府繁盛。逐年增加。極為暢快。如新加坡西貢香港上海等。最有可觀。日本煤礦公司。井上幹司務。巡視東洋各埠。而歸本國。言其所見。畧曰。歐洲學士。屢言地球商業之中樞。今也自歐洲而移於美洲。又將西移於東方亞細亞之太平洋岸。蓋信非架空之說矣。夫香港新加坡之繁盛。年甚一年。船舶進口出口。月多一月。試舉昨年進出該二埠船舶。及其噸數。開列如下。

香港進口	三萬六千九百八隻	七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噸
香港出口	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五隻	七百八十萬四千七百十五噸
新加坡進口	四千四百三十七隻	三百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五十一噸
新加坡出口	四千四百三十四隻	三百七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噸

由右表觀之。新加坡之於香港。比其船舶數。則不過九分之一。而比噸數。則殆當二

分之二。是其故蓋在香港以北。小船多。以航行沿海為事。而在其西。則多以開行遠洋為事。宜用大輪船。故獨於噸數見其多也。今以香港船舶噸數比之於我五港。出進船舶。殆當四倍之多。豈不盛乎。且不獨比之日本見其多也。即比諸英京倫敦及里波浦兒。亦出一頭地。夫倫敦為地球財富之中樞。而里波浦兒為英國商業最盛之地。然以昨年所進出該埠船舶噸數比之香港。實輸約一百三萬噸。而以倫敦比較。亦實輸約七十七萬噸。則香港之盛。將遠駕其本國首都也。興旺如此。故其重地。日益昂貴。至甚者方一尺之地。價約百二十圓。可以觀其一班矣。東洋諸港。均有日盛之勢。但以香港新加坡上海為最耳。西人言曰。凡欲卜市府之繁盛。莫善於察其需用鐵煤多寡。煤與鐵二者。實測量商業高低如何之機器也。然則稽查三埠所輸進輸出之煤數。亦為至要矣。今舉三埠所輸進之煤數。譯錄於左。

明治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即昨年

新加坡 三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噸

四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七噸

四十六萬八千五百五噸

香港 五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噸

五十七萬五千八百八噸

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八噸

上海 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六噸

四十二萬三千六百三噸

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九噸

按右表觀之。可知各埠日益繁盛矣。然則何故能為此盛乎。曰。其故蓋有二。一為日

中戰役。此一役至使歐美人注目於東洋局面也。一為銀幣賤落。銀幣賤落。則東洋使用銀幣之國。即如中國。貿易貨物。輸出歐美金幣國者。甚為容易。所以致此也。然銷煤之量數。年有增加。雖則日益繁盛。至導成其繁盛之故。則有三端。一曰。軍艦增加。蓋歐美諸國。注目於東洋局面。多派軍艦於東洋。欲大伸其力。於是在東洋埠頭。諸艦不得不屢購煤於各地。是其一端也。二曰。為改造船舶。邇來構造船舶之術。亦有更改。而新造之船。多尚快疾。故欲行船快疾。用煤亦必多也。是其二端也。三曰。製造之業興旺。近年上海地方。華洋人等。頗興製造之業。故需用煤亦加多也。是其三端也。抑在明治二十六年。所輸進煤數。三十九萬噸。至二十八年。為五十六萬噸。是豈非為其工業興盛乎。此等煤數。不審自何地而至。意者向各埠口輸進日本煤。亦不少也。今試舉之。開列如左。

日煤輸進新加坡數

日煤輸進香港數

明治二十六年

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九噸

四十萬三千二百二十七噸

二十七年

十九萬二千四百九噸

四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四噸

二十八年

十九萬四千五十七噸

四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噸

日本煤銷路。將漸西及其於新加坡。在明治二十五年。僅見五萬噸。而至二十八年。

實爲十九萬餘噸。而試以日本煤品質比較外國煤。查其異同。凡外國煤不論其爲英國煤與澳洲煤。或勃兒尼淤煤。概爲大塊。而日本多小塊。外國煤含小砂礫頗多。此等諸煤。觀外貌雖似無大差。若破壞之。則英煤獨帶黯淡銀色。此色英煤所特有。而購銷者最爲愛賞。日本炭佳者。多爲輪船用。以高島煤爲第一。夕張煤亞馬。金田煤又亞馬。三池赤池空知。鯨田等諸煤亦其次也。高島煤均勝於英煤。而上市場爲甚少。夕張煤輸出。係近時之事。然其品質佳良。故贊賞滿市。破壞視之。銀色黯淡。酷似英煤。銷者亦愛用之。而其價值亦比日本他煤貴約六七十仙。金田煤亦爲輪船用。殆與夕張煤聲價同焉。要之日本煤比較外國。價值頗廉。故得好聲名於市上也。然其最可憂者。在煤商不自重。而爲拍賣之類。雖銷路日增。固甚可喜。然拍賣之弊。將奈之何。上海之地。日本商人甚多。僑寓。故日本各種之煤亦知名焉。至香港其地稍遠。而日商較少。故惟夕張空知三池高島赤池唐津鯨田等諸煤。獨著名耳。至新加坡則夕張金田空知三池高島大浦諸煤。獨顯。而其餘概稱日本雜煤。或門司雜煤。是煤坑主不自謀輸出之計。而任煤商輸出。故品質不能一律。隨沒其佳好者。而進粗惡之所致也。且薄貨之徒。不能作長久計。而出於拍賣之舉。是損煤價不尠也。聞近時門司地方興一股分公司。欲匡正此弊。立志爲最高。若無此舉。則日煤前程

亦可憂慮也。夫新加坡香港上海三埠所用煤質各有異同。在新加坡所銷多。是航行遠洋船舶所用。故煤質以上等爲尚。在香港多用中等。上海多銷下等矣。蓋上海之地多給製造。又爲航行近海之用。外煤能與日煤爭價者。未必無諸種煤也。現昨年英國伽里夫煤。輸進新加坡爲十五萬七千噸。該埠銷英煤。雖逐年減色。英煤本供戰艦所銷。故不復有減色也。必矣。香港昨年輸進英煤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噸。爲近年所稀見。蓋於中日交戰之後。英國爲貯煤之計於此也。至上海則外國軍艦進口。補載煤炭甚稀。故輸進英煤亦寡。昨年輸進僅六千五百一十一噸。則上海輸進英煤之前程可畧推而知耳。又新加坡昨年輸進澳洲煤數爲四萬二千二百七十九噸。比之明治二十五年所輸進。殆不出其半。澳洲最近新加坡。猶且如此。則其餘亦可知耳。香港昨年輸進澳洲煤一萬千四百六噸。於上海爲二萬九千八百二十四噸。意此後自非日煤價值騰貴。或澳洲煤坑減殺其採掘費。恐澳洲煤上東洋市場亦頗難矣。又開平煤及漢口煤。頗有起色。昨年開平煤輸進上海數爲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噸。漢口無烟煤爲二萬四千六十六噸。度日後更有起色。蓋因其產地相近。而價值亦廉賤之故也。其價值畧同日下等煤品雖有美煤及雞籠煤輸進。其數甚少。不足論也。昨年香港輸進東京煤四萬千八百三十九噸。比之前年減四萬八千噸矣。

市賈之徒雖頻稱此煤謂日後必有起色然品質粗惡故價值從賤則非日煤之偶也。可無論已。昨年新加坡輸進煤數僅八千五噸。又輸進孟哥兒煤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四噸。度於日後必無起色也。此等諸煤之上市雖不足介意。獨至拉夫安煤及沙拉克煤二種則頗可念也。拉夫安沙拉克皆在勃兒泥淤島煤坑地名也。沙坑每月產煤約三千噸。拉坑每月產煤約六千噸。日後增擴更可知矣。夫此等煤價賤於日煤價約五十仙。品質亦不甚劣。則爲日煤勁敵可知也。況新加坡所輸進年年增多。即在明治二十六年爲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噸。二十七年爲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七噸。至二十八年即昨年也。爲四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噸。要之英國與澳洲之煤兩種品質雖不精良而價值昂貴不能敵日煤也。雖勃兒泥淤煤似可繫念亦是局於一區之地耳。日煤品質佳美價值亦不甚貴。惟此特色足以壓抑諸種煤矣。雖然煤坑事業不改美善各處銷路不益增擴。雖有良煤亦復何用。爲煤坑主及爲煤商者亦宜深思審察矣。

論俄人性情狡詐

譯國民新報 西十一月廿七日

俄人賦性深沈遲鈍不似法人敏慧。惟一種文明氣習其吝嗇鄙陋亦德人所不能企及焉。且多猜忌權詐又深刻執拗。雖與德性有虧。至其勇猛攫取利益則未嘗不由此也。世人每以歐洲時局比喻戰國而目俄爲秦。余雖不知俄能爲秦否。然亦甚相似也。夫秦所以強大在能利用外國人才。俄所以能致有今日亦因先皇彼得得廣求智識於歐洲列國也。現如得兒斯得意伯爵先祖本是德人。俄皇彼得得舉爲宰相封以伯爵。其於今日亦似之矣。前外相義兒斯亦外國人也。能取資於外人以助其英明。是其所以似秦也。雖則如此。然俄人最嚴內外之別。至已國本領不曾撒放於他人。凡政體宗教及國家之紀綱社會之秩序雖毛髮之微亦不許搖動也。俄人尤長於機變。至其神出鬼沒不可捉摸。彼英人等意料不及也。其於波蘭也。行武斷之政於芬蘭也。行自治之制於中部亞細亞也。務在馴致蠻民而不干涉其內事。於西伯利亞也。強行壓抑之政。其政治紛紜不出劃一。如是。蓋俄長於機變之才。其天性使然也。論彼將帥亦有似東洋將士之風而不類歐人。如彼斯哥伯利將軍是矣。俄人酷愛豪飲雅善健啖。雖婦女佳人猶能飲啖云。俄以農爲生業。約一萬萬人以漁爲生業。五十萬人。要之俄人不知文明爲何物者亦甚夥也。

東部西伯利亞情形

譯國民新報 西十一月廿七日

西九月十七日。俄京來函云。蒲鄔太那滑池兒爾尾亞見兩氏。尋覓得襟瑟講。測量在是尾講埃安兩地之中間。各產金礦矣。查其金質精良。在埃安河岸有十四處。美

國駐俄京領事云。俄國新設採掘金礦公司。在烏拉山東側。用美國化學分拆法。經營其業。資本金實爲二百五十萬留。俄一留當日本約七十五錢。又採煤之法。亦有更改。故以資本金于八百萬留。建設製造鐵線所。英商實爲之首。蓋其人精嫻斯藝云。

英以和局爲國是

譯東京日日報 西十一月十三

英國羅斯伯利伯。於埃點白勒府演說曰。英國本以和局爲政策。我英於近二十年間。不問其地在何處。一意以增擴屬土爲事。今歸我版圖者。實爲二百五十萬方里。我國以和局故。坐致廣大。然招他國嫉視。又爲版圖廣大。故自有言語風俗等異同。欲統治之。誠非易易。今環球方保持和局。須及此時。整備屬地之政。以謀統治之道。是豈非我國急務乎。美國新報評之曰。曩時威爾也略之事。未得所歸極。美國將有所斷焉。然英不會動。常取自守之勢。當時竊謂英以海軍稱宇內之強國。然見其所爲。似怯懦逡巡者矣。及今聽伯此言。適知得箇中消息也。

巴黎飛信傳英機心

譯大阪朝日報 西十一月廿一

去月十九日。巴黎致信云。今春以來。歐洲列國之眼睛。常集注地中海東邊。英國竊乘其虛。欲占領伯利日兒島。屬摩洛哥國之意。頗慮計畫矣。島在地中海之西門。日無拉兒他兒海峽中。距今前數年。英國於日無拉兒他兒至該島之間。沉設海底電綫。又將在該島小埠。設置水雷營。當是之時。摩國若任英國所爲。而緘默坐視。設一日有事於地中海。其全權盡歸英國。故摩國政府告英廷曰。貴國恣用吾屬島。且欲設水雷以備萬一之變。敝國有所不堪。請速撤去。英國不得已。而割斷既沉設之海底電綫。又不敢設置水雷營。久之。英復架設電綫於吞倚兒。摩國政府拒之。英直投書於該政府。而嚴辭相告。又彙集戰艦於日無拉兒。以示其威。事若不協。則將一舉進擊。摩國畏懼聽命。遂使英國架設自日無拉兒。至吞倚兒之電綫矣。英本視摩國微弱。無能爲力。如奇貨可居。今也將復占領伯利日兒島。雖未知其日後何所作爲。苟英國占領該島。則歐洲列國。豈默爾而息哉。

英國海軍

譯大阪朝日報 西十一月二十

英國自由黨名士。查兒士利兒克氏。以前月下旬。在倫敦演說。論英國海軍。尙有遺缺云。英國水兵。年有減損。而外國人數。日漸增加。苟如此而不已。一旦戰事忽興。最可憂慮。英國海軍省。亦夙有戒心。頗以爲念。然未得其法。昔海軍大佐查兒斯。伯士費兒士氏。談論海軍現情。海軍大臣哥士先氏。密諭之。使莫說及水兵有減。由是觀之。英國海軍所憂可知矣。利兒克氏。深爲慨惜。故論云。假令經費。或有增多。宜以填充其兵員。而莫再用外國人。英國新報所報如此。

德國欲大更革陸海軍

譯大阪朝日報 西十一月廿一

德皇閱本年陸軍演習。謂砲兵編制。不得其法。而失之粗大。當實戰之際。必不能收其效也。乃小分一隊為數支。代野戰砲以快射之法。又據參謀部所立策。將廢機器砲。而代用麥機深式砲也。德皇之於海軍。其所見往往與重臣有異。且德國國會議員。亦多非之者。然德皇不以為意。固執呵路文大將所計畫之海軍擴張案。而不移動。將於次期國會時。提出新造戰艦十二隻一案。與眾議之云。

日人將興國民義勇艦隊

譯日本報 西十一月廿八

日人某君等。釀貲本二千萬圓。將興一大國民義勇艦隊。聞其所計畫云。當平時蓋欲以巡洋艦。自六千噸至三千噸者九隻。及鋼鐵輪船十四隻。為航海計。搬運貨物。而分其航路為八。一航神戶門司三角基隆香港廈門等。二航廈門福州上海等。三航神戶門司釜山仁川等。四航上海芝罘大沽等。五航上海漢口。六航大沽天津。七航廣州。八航美國。其所指畫如此。然未及見其興立也。意者該艦隊興起之日。日人之喜色可知焉。

論日本外務大臣

譯時事報 西十一月廿一

英倫敦報。叙列日本外務大臣大隈伯經歷行事云。該新外務大臣。平生以強硬二

字為外交權衡。一旦任外務之要衝。則日廷外交。必異於疇昔也。且彼素喜英之政治風俗。則我英國。應默契於其人也。

義火可握國記

譯時事報 西十一月廿八

義火可握國。在馬來半島南端。蓋王國也。英屬新加坡。在其南邊。距今前八十年。英國購此屬地於該王國。價六萬圓。此邊一帶之地。多為英屬保護國。該國獨保其自主。特立環國四面。皆為英屬地。而此一小獨立國。在其中也。抑英國取此等四鄰之地。以為己屬。獨不及此一小國。雖似可驚訝。蓋有理存焉。何也。曰。方英畧新加坡一帶之時。現該國王之生父某。為馬來半島中部王國一長官。駐在義火可握國。英人以為奇貨。可居。說之曰。今半島情形。有如亂麻。英雄割據。互為其長。而無能統一者。貴官獨奉王命。逡巡在此。不亦愚乎。貴官若有雄心。稱王之意。則我英國請先承認。上義火可握國王尊號於貴官。於是該長官心為之動。遂從其言。創興一王國。英人從容謂王曰。新加坡僻在國之南端。一小島耳。請王賣於英國。以酬英人尊立貴王之勞。不亦善乎。王以為然。乃許諾焉。英人遂出六萬圓購之。且該王在世時。每年出二萬四千圓。為其湯沐之貲焉。英人購得新加坡如是。故其後雖併吞四隣。不復染指於該國。以至於今矣。然其政度簡樸。不類朝鮮暹羅等。受諸強國之干涉。其王或

出游倫敦而為英皇所優遇。又或燕於新加坡別墅。常住義火。可握國宮殿。宮女數人。擁侍左右。風流灑落。以自娛焉。宮殿為二層樓。後圍紆繞。庭前廣闊。前控海峽。與新加坡指呼相應。門前有侍衛。戎衣儼立。以為警護。一揖門衛。而進門內。則有臣民數十人。出見異客。異口同音。交相與言。請為嚮導。而觀宮殿宮庭。蓋欲得酬金也。宮殿內有聽政室。有延客室。並為美觀。又有藏銀室。庫也。室中有數十函盛銀塊。諸室均在下層樓房。而於二層樓上有十二內房。每房安置洋寢臺。每房懸掛所居妃嬪之小影。各妃衣服並等。色均用黃。蓋此國俗尚。似中國往昔之俗。或曰。以木德王。或曰。其色尚赤。今王性好用黃。故凡百器具。亦總黃色。國王椅子。價值甚貴。其形樣如猛獅。四脚如獅足。王坐在獅背。頭尾四足。皆用黃金。意匠製作。並極巧妙。彫柱亦工。王國廣袤東西僅二十英里。南北十數英里。其國雖小。亦儼然一獨立王國矣。

特蘭斯卜耳國產金額數

譯大阪朝日報西二十

在亞非利加洲。特蘭斯卜耳民主國。本以產金著名。惟其有此。故他邦人民。紛然麇集。聚訟無已。彼英國墾地公司。及哲美森。率眾侵擾其境。亦為此也。近英國工業雜誌。載該國產金數。在千八百八十六年。僅一萬三十二翁士而已。至千八百八十七年。增多四萬八千九百四十翁士。爾來逐年增加。在千八百九十四年。產二百二十

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三翁士。至次年。即昨。實產二百五十萬九千八百五十一翁士矣。又該國域多嘩的兒士林多金礦。客歲役使白人。指歐美共六千八百七人。而酬貲為百十七萬三千八十餘鎊。役使歐洲以外人。為五萬六百四十八人。而酬貲為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鎊。可謂極盛矣。

印度棉花情形

譯東京經濟雜誌西廿八

東洋紡織之業。日益興旺。蓋歐西諸國所驚異焉。然棉花之產。以印度為上。印度紡織之盛。在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即本年也有公司百五十五。鍾數三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六。每日使役繅工。十四萬五千四百三十二人。亦可見此業之盛大矣。然致此盛大。亦不出十數年間。即在千八百五十一年。創設紡織公司。爾來十餘年。未見起色。僅增多十二公司耳。千七百七十六年以後。英國資本家等。漸知興紡織業於印度。易獲利益。於是乎形勢一變。遂至有今日之興盛矣。即在千八百七十六年。公司四十七。至八十六年為九十五。而至本年為百五十五。且其製絲數。在九十二年。則三億四千五百六十八萬封。而至九十五年。則為四億三千萬封。抑印度地廣人眾。故其所需紡織絲。亦多不可為準焉。產出數目。如此之大。則其輸出之多。亦可想見。即在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七十五年之交。僅輸出四百三十七萬封。而在九十

一年至九十五年之交。每年輸出約一億六千五百四十萬封矣。然輸進中國者極多。夫中國爲我隣邦。隔一葦帶水耳。而其需用棉絲之數。如此之大。則我紡織業家豈可不再思哉。

朝鮮大臣游歐美有感

譯時事報 西十月十九日

朝鮮閔泳煥。曩爲使俄大臣。游歷歐美各邦。言歸之後。坐見山河衰破。貧弱無能。作爲鬱悒不樂。杜門伏處。遂至辭職。頃有人相訪。語之曰。余嘗聞游歐美者言。皆以爲虛誕。半不信服。及親歷諸邦。始知曩者之誤。轉悔并蛙不可語海也。外國文明。技藝興盛。實爲未開陋邦所不能夢見。然使余最增感慨者。蓋有二焉。其一爲歐美人民之勤勉也。歐美人民。欲得衣食之計。努力營謀。不敢少懈。比比皆是。視我邦人。游惰放逸。徒銷歲月。欲賴他人代謀生計。實爲可恥。卽此一事。使我邦沉淪貧弱之境。而國民失自立之志矣。其二爲列邦人民愛本國之念深也。雖在陋巷小民。猶且向人自誇其國。且愛君主之深情。有霽然者焉。彼國人民。多讀書識字。諸種學術。無不畧習。此其所以益振興也。余竊欲我邦亦躋此文明之域。而尅日奏功也。

穫之春之磨之炊之煮之。成飯成餅。以充饑而果腹者人也。若農若工若商。此生財之顯然可見者耳。錢鎊以耕。釜甑以爨。農有所不能爲。則助農以耕者。皆生財者也。饑必思食。寒必得衣。工有所不能致。則助工以作者。皆生財者也。道路往還。舟車轉運。商有所不能兼。則助商以通者。皆生財者也。不甯惟是。彼修道之兵夫。巡街之捕役。聽訟之官吏。守埠之兵船。乃至輪舟火車郵政電報銀行之屬。及各種格致化學重學光學電學地學之類。皆所以補農工商之不及。興大利。除大害。以永保此農工商各業。以坐收大利於無窮也。此生財之功。若相關。若不相關。若可見。而若不可見者也。卽如鄉里之蒙師。不知者以爲糜財實甚。妨工實甚。若謂蒙師亦生財者。其誰信之。及出而就農工商各業。則知書識字者。較之不知書識字者。所得之工價必較豐。則所生之財在人身矣。所成之物料必較精。其取價必較昂。則所生之財在器物矣。今日通商萬國。機器盛行。無論大賈巨商。皆須通達古今中外人情政俗之大凡。始能獨操勝算。卽下至小負販。一材一藝。若非通曉書算。幾於跬步不行。智慧聰明。非師不開。非學不出。然則勞力者生財之本節。而勞心者生財之本原也。且人之所以成大功立大業者。恃此精神意氣耳。苟惟是潦倒頹唐。則萬念俱灰。卽萬事瓦裂。西國七日安息。蹴鞠放鷹。花草園林。供人游憩。隱以陶鎔志氣。涵養心神。使舉國之

人俯仰寬然皆得有生之樂而後可以課其勤惰責其功能所謂勞之而不怨也此事無端糜費似有害於生財而固亦生財之大本矣獨是糜費則同而有益與無益不同天下不能無游民游民不能無浪費如東方諸國修築寺觀賽會迎神僧道之流斂錢肥己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所費者皆農工商勤苦之所生而不能自生一物以裨世用則於生財一道有害無利有過無功實國與民之大蠹也而作爲有益之人亦往往有無益之浪費如一身之服物戚友之應酬婚喪則奢侈相高玩好則珍奇是尙校其究竟無益於己並無益於人徒以習俗相沿性情偏嗜負累滋甚欲罷不能所謂久則難變耳欲富國者審之於勞力勞心之大小辨之於有益無益之異同於生財之大道思過半矣

資本

資本者蓄積之謂也而非金銀錢幣之謂凡預儲於平日以爲生財之具者皆是也執農人而問之曰爾有資本若干則以若干金對非必皆金銀也綜其田產器物之屬都爲此數耳蓋必如是而後可爲良農也新穀既登今歲之所入備明歲之所出不能不售也用之於有益則資本矣用之於無益則非資本矣或曰售穀易金以供耗費此金不已爲人之資本乎不知好此無益者耗費也作此無益者亦耗費也皆非資本也譬以千金製一服百金設一筵食盡則空衣敝則棄用者售者均浪費耳假移此千金百金者出而就農工商各業則朝夕孳生之財產什伯倍蓰而不可勝窮而所費之備值所役之工人復有無算貧民藉奔走以謀衣食是用者售者均有大益也故資本者樽節之餘彼此均利之謂非藏而不用與用而不當之謂能孳生者謂之資本不能孳生者即不得謂之資本其大較也故用財之道有三既能養民又能生物勤於農工商之本業者上也雖能養人不能生物用於築亭鑿沼土木諸工者次也既不能生物又不能養人費於衣食玩好之具者下也或曰國趨節儉如財源壅滯何毋甯示之以奢使錢幣流通小民亦得各謀生計乎夫所謂樽節者非惜財聚財如守財虜也乃用財於有用之地則財產益增流通益廣生計益寬而貧賤之民皆得以節其勞而紓其力是故田器牲畜者農之資本也機器工食者工之資本也金銀錢幣者商之資本也皆通也非塞也皆蓄也非藏也資本有二曰暫本曰常本暫本爲目前計消耗易籌措易孳生亦易而收效則速而小常本爲持久計消耗難籌措難孳生亦較難而收效則大而長如農之耕芸培壅暫本也開渠建堰則常本也工之廩餼暫本也機器則常本也商之貨物暫本也行棧舟車則常本也暫本之外應有常本以備意外之事不時之需異日推廣拓充之用而人知暫本不

知常本者。識力有大小。心計有淺深耳。夫暫本之改爲常本也。莫大於手工之改爲機器。舟楫之改爲輪舟。車馬之改爲鐵路矣。將改之時。咸慮工商失業。乃消耗雖鉅。彌補益豐。富國富民。均倚此爲生財之大本。而當其始也。則明智者。猶竊竊然疑之。皇皇然慮之。然後知天地之理。日出不窮。規規一隅。安知大局。一知一不知。一改一不改。其不敵也。決矣。天下事。知則真知。改則竟改。若如中國吳淞鐵路。購赴臺灣。聽其霉爛。江河雖廣。輪舟有准行。有不准行。機器廠聽人設立。而自不設立。則偏枯。百弊叢生。不改固不能。改亦終無所利也。此之謂不知本。

分合

地利人功資本。生財之三要素。然孳生之力。則有多寡大小之分。英國有數郡。物產至富。昔也淪爲澤國。蕩若邱墟。後以智巧轉移。礎田變爲沃壤。此地利之因時而異者也。猶是刈稻梁也。英人一日之作。抵俄人者三。猶是造鐵路也。英人一日之工。抵法人者二。體性之強弱。技藝之工拙。繫焉。此人功之因地而異者也。地利有所過。以機器開之。人力有所窮。以機器濟之。時日之多費。道里之險艱。以機器通之。速之。此資本之分。因地因時而異者也。美洲密息比江濱。一片平原。產麥豐富。運歐售賣。費重利微。瑞士諸山。多產大杉。空谷朽株。無人過問。自輪舟鐵路通行。而二物皆售重價矣。澳大里亞之草田。牧羊蕃息。皮貴而肉賤。猶棄物也。逮開鑛。工徒雲集。霧萃而肉價頓昂。則地利因人而分也。人功之善者。曰勤與巧。性情專壹。各國皆不如英。勤賦於天。而巧關於學。同一腴田美產。在蘇葛蘭之南鄙。較英吉利價值尤多者。因蘇人好學故耳。農人讀書識字。則智巧所出。耕穫倍豐。田價之貴。貴由佃戶農猶如此。工商可知。則人功因學而分也。綜計英國一歲所生之物。幾冠地球。使非機器盛行。雖合傾國之力。爲之。不能及半。所用之器愈巧。所獲之利愈豐。以我之有餘。補人之不足。亦以人之有餘。補我之不足。卽以機器之有餘。補地利人功之不足。則資本因器而分也。鍼之爲物。至微也。一鍼之工。凡歷八十手而成器。鑄鋼以爲綫。截綫以合度。銳其首。穿其鼻。利其鋒。磨之礪之。整齊而束縛之。使以一身兼衆役。雖至巧者。僅日成二十鍼。今分而任之。而每日每人可成五千鍼。加速至二百餘倍。則加利亦二百餘倍矣。此其故有三。用志不紛。熟則生巧。一也。不易器。不曠時。二也。各以私智創新。機事半功倍。三也。且工之精粗不等。則其工價亦不等。繫鍼紮鍼之役。兒女子優爲之。而鋼綫鍼鋒。非良工不能製造。每日工價。自六錢遞減。以至五分。使以一人爲之。精粗並鶩。卽一人能抵十人之力。其鍼價猶當四倍於今。舉一鍼而其他可知矣。此分職之妙也。機器代人工作。而每一機器。必有專司之人。紡織棉花。經二十四器而

成布。美國造船機器。鐵工木工。分人司理。程工迅速。閱日而成。然則機器所長。在精與速。而所以能精能速者。則其用在分也。然能分之而不能合之。不可也。有同合。有異合。同業相濟。以多人合作。如造一路。開一礦。建一橋。併力一心。眾擎易舉。所謂同合者也。異業相濟。不相謀而適相成。如種棉紡紗織布製衣。經歷多工。始堪服用。一事不備。功廢半途。所謂異合者也。然則生財之理。備於分合。而能分能合之道。莫要於通商。英人徧游天下。墾荒闢土。一人之產。不給多田。盡地利也。修道濬渠。先開互市。通人功也。創立商埠。輪舟鐵路。絡繹縱橫。厚資本也。每得一地。不數年而驟臻富庶者。職此故耳。新金山金礦大開。趨之若鶩。人疑礦利雖厚。墾業將衰。乃未幾而百物殷闐。農事亦益加興盛。散內地之金。以來天下之貨。而維多利亞一郡。遂頡頏歐亞名都。其驟興也。若彼印度。古之大國也。徒以民習游惰。道路不通。轉運艱阻。此郡之米。不能救彼郡之饑。英人得之數十年。惟沿海之區。尙產棉花罌粟。其腹地荒涼蕪穢。如亘古未經開闢者。然其難興也。若此。同爲英屬。同是英人。豈厚於澳而薄於印哉。抑拙於治印而工於治澳哉。三要不全。而分合之勢異也。前此書作於數十年。轉運靈便。北印度茶利。突過中華。中印度棉花。頡頏美國。蓋卽用此書之說。竭力經營。臻茲繁盛。以今觀之。豈澳洲所能及哉。甚矣地利人功。不可不求進步也。

未完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列表內者不再列入

老冰生	Robinson	法胡樓	Fowler
黑漆生	Hutchison	休可復來特	Sugar of lead
夕母斯芝羅伯	James Troup	笛瑟生	Dickinson
扼嗅	Usher	斯徹赫	Schedel
安滴士美喀律	Edith May Carew	潤列斯託弗	Christoffel
安滴士美喀律	Edith May Hallowell Carew		
拖忒	Todd	賽特愛定	Saad Eddin
灰勒	Wheeler	肥安瑪哥替	Viedomosti
梅	May	辣埃	Lire
埃丁不宛	Edinburgh	喜歐福特	Hereford
倍尔疏	Baelz	倚嶺	Ealing
沙特	Soda	孤塞	Bourcel
廓堪音	Cocaine	格黎佛倫	Cleveland
泡處	Porch	立秋特屋尔乃	Richard Blney
蘇那奧忒奧復斯爾	Hydrate of chloral	賽瑞甘諾佛斯	Senar banovas
抱克	Boag		
就可白	Jacob		
九善	Marnya & Co		

中西文合璧表

門哲士得	Manchester	割荆海母	Buckingham
荷蘭	Holland	漢勃那本利丹	Hamburger Nachrichten
黎士	Leeds	曲立伯本阿辣恩司	Triple Alliance
蘭甘斯夏	Lancashire	奴弗雷雷雷賽	Neue Freie Presse
崔爾司達依克	Sir Charles Dike	甘立希	Galicia
恩斐爾特	Enfield	拉希司担	Reichstadt
惠爾斯	Wales	安雷沈豆第二	Alexander II
俄蘭迪	Volapuk	漢伯司勃	Hapsburgs
希雷復	Schleyer	鮑司尼	Bosnia
阿賽克和得門	Isaac Pitman	歐裁閣那	Herzegovina
屈勞基達	Drogheda	山斯堆翻諾	San Stefano
愛沉雷	Athenry	威立第一	William I
脫夫	Tough	弗蘭雪斯約夫	Francis Joseph
伯雷克	Plague	屠卜	Duboc
刺勃雷	Lord Kimberly	喀律	baron
格洛勃	Globe	力芝飛爾特	Litchfield
歐勃得	Herbert	老胡特	Lowder
伯雷司奧夫惠斯	Prince of Wales	利復特	Walford

各處派報處所

京城電報局
天津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成都南門內文廟後吳氏宗祠
夔州西門內楊宏發雜貨舖
漢口黃陂街上海春戒烟藥房
湖南長沙礦務總局
安慶藩廳署內吳韋齋
南京江義和錢舖
揚州電報局
徐州府經廳
常州龍城書院
太倉州復豫錢莊
甯波諸衙弄餘岱鹽局
嶼縣西前街寶和銀樓蔡仲甫
蘭溪電報局
建甯電報局
澳門大井頭廣時務報館
又中環海傍鴻安棧
日本神戶均同茂泰

又西珠市口廣甯館
濟南電報局
又學道街志古堂
萬縣電報局
宜昌怡和輪坊江左漢記分局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烟藥房
廬州電報局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蘇州甯門內侍巷張公館
無錫售申報處
杭州上佑聖觀巷汪宅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溫州道署西轅門外利濟醫院
福州南臺閩海關科房
廣州老城西關雙門底聖教書樓
潮州城內上東堤廣聚棧
新加坡鴻發棧
本埠石路南懷仁里本報館
檳榔嶼嶺南棧
望平街千頃堂書坊

保定電報局 蓮池書院
烟台潮州會館
重慶夫子池馬宅
武昌巡撫衙門文局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江西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蕪湖電報局
清江浦電報局
常熟景古閣書坊
鎮江鹽店巷吳寓
嘉興電報局
諸暨縣城金大成染坊
台州黃巖縣前柯泰豐
泉州府城南門外閩海關科房
佛山舊橫街百元堂
香港上環恒順泰
檳榔嶼嶺南棧
三馬路致書室 望平街六先書局

諸君欲閱本報可向上開各處購買亦可函告本館及各處掛號以便按期寄到此外各處再行續佈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

又續收助資諸君名氏

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於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惲菘耘方伯助銀一百元 何穗田觀察助銀一百元 陶仲彝太守助銀一百元

揚州裕隆全鹽號助銀五十元

本館價目 凡先行掛號交報費十兩者送報五年 十元者送報三年 四元者

送報一年 拆購者每本一角五分 以上遠近一例惟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

西每冊須加信貨洋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每冊加洋四分甘肅雲南每冊

加洋六分 再本報原擬定閱全年者先付四元各處閱報諸君務請照章先付

以免經手人爲難是所至禱

本館告白 啟者本館自出報以來豐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現已分派至七十餘

分惟各省府尙多未能徧派之處倘該處士商有欲代爲經手者請寄函本館商議可也

本館告白 前十一冊報所登中俄密約一節查悉實係西報誤傳至有無他種密

約則仍非外間所能懸揣也又前上海某報載俄人立孔子廟及延請中國教習

又某西報載都中行刺事皆絕無其事又第四期報所登翹材館議有幕友賄賂

言官等語茲查並無此幕友則其說之悞可知此事有關名節之出入及公論之

是非特並爲更正以免疑誤

又補收助資諸君名氏

輝慈方伯助銀一百元 德田觀察助銀一百元 陶仲彝太守助銀一百元

揚州府全鹽助銀五十元

本館價目 凡先行掛號交報費十兩者送報五年 十元者送報三年 四元者

送報一年 拆購者每本一月五分 以上遠近一例惟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

西每冊須加信費洋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每冊加洋四分甘肅雲南每冊

加洋六分 再本報原擬定期全年者先付四元各處閱報諸君務請照章先付

以免經手人為難是所至禱

本館告白 啟者本館自出報以來承蒙京外大府提揭又荷同志扶掖現已分派至七十餘

分惟各省府尚多未能備派之處倘該處士商有欲代為經手者請向本館商議可也

本館告白 前十一冊報所登中俄密約一節查悉實係西報誤傳至有無他種密

約則仍非外國所能懸揣也又前上海某報載俄人立孔子廟及延請中國教習

又某西報載都中行刺事皆絕無其事又第四期報所登魁材館議有某友顯露

言官等語茲查並無此幕友則其說之悞可知此事有關名節之出入及公論之

是非特並為更正以免疑誤

